

增補宋元學案

冊
三

1000-1000-1000-1000-1000

1000

靜修學案表

劉因

硯鄴城門人
江漢別傳

烏冲

郝庸

李道恆

劉君舉

李天簾

林起宗

杜蕭

私淑
安熙

弟
煦

李士興

蘇天爵

楊俊民

子
復

滕安上

王文淵

靜修講友

孫
秉鈞

孫
秉彝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修學案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戢山先生嘗

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梓材案靜修傳梨洲本附北

方學案謝山序錄始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至此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
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
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
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
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
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
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
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
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
劣也

靜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
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
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
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自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
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
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

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上宰相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靜修文集二條今移入濂溪學案一條

附錄

歐陽文公爲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

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
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
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
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
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
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
以元開枵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
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
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
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
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
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
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
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
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難行而

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遭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真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

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
吾請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
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
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
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
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柰爾何又曰物理興衰
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
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明則藝祖

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
江釃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
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
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古墨詩曰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
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縑書事詩曰唱徹
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
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
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尙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

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
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朱遺
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
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汴流直欲
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
徒而作其詠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
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
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
于詩其詠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擗
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
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
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
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
天子恩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
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
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和擬古詩曰忍饑待竹實
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

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
猶可稽重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覩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
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
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
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
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詠貧
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旣來不同斟是則
戒心于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于元
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楊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
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
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
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
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
過奉先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
狄逸史訪金源上冢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
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耄老諸孫生氣
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

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
秘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
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
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
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
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
成讖語哉

靜修講友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滕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
山教授召爲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
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爲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
士諡文穆有東庵稿行于世

參姓譜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先生墓碣云妣李夫人撫君誨曰爾性質
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廢學因師西巖
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管見靜修嘗爲作退齋記則先生又號
退齋也

靜修門人趙硯再傳

祕書烏存齋先生冲

烏冲字叔備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初靜修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席凜若寒士爲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行古喪禮母亡哀踰前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榜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真定安敬仲欲謁靜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

參蘇滋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靜修受書詩文忠拘于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終潁川守

補

李先生道恆

李道恆□□人靜修之更召令先生入京納上鋪馬聖旨

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爲己任初受舉于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卽勸以詩云節義高千古功名重一時

繼聞靜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于誠僞之辨確有定見及歸靜修送之有伊洛于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簾

李天簾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于世

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內邱人也靜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魯庵家說

補

提舉杜先生蕭

杜蕭河南儒學提舉靜修門生靜修之歿也爲誌其墳

補

靜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熙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簡靜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立祠于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于時矣

修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
僅稱叔備爲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氏特學侶
爾不得徑謂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鄭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附子復構孫秉鈞秉彝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擇爲吏
持法廉平久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
從焉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爲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
聞日隆司業卒卽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于是母年高先生
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閒肅如也喜作詩紆
餘冲澹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
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六十鄉人誄曰貞
孝先生子復構孫秉鈞秉彝俱世其學

參滋溪文集

默庵家學

趙硯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煦

安煦藁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爲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
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

出凡受學質疑于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泣令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于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于家

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蘆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三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彝人爭師之後天爵大顯于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真定人學于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于易篤守師說嘗得何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爲博士與吳正傳師道同僚爲莫逆旣而去爲御史正傳爲作靜思齋記

參吳禮部集

雲濠謹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靜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潯川學者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